

] 242.4
L 886

言 世 型 啼 梦 惊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言世型

(明)陆人龙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明陆人龙撰,拟话本集。在我国失传已久,近年在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发现并出版,立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《型世言》四十卷,卷演一故事,内容丰富,与“三言二拍”相同。研究者在原来“三言二拍”并称之外,又加上“一型”。《型世言》有不少篇目取资旧材,但却全是写明代事,《型世言》以朴实的笔墨展现了明代社会生活的面貌,特别是明末浊世的黑暗衰朽。其内容可分为两部分,一是反映官场的腐败,官吏的贪酷、社会之黑暗和劳动人民的疾苦。十四回揭露做官的“不晓政事,一味要钱的,这是贪官;不惟要钱,又大杀戮,这是酷官”。第二回揭露“近来官府糊涂的多,有钱的便可使钱……有势的又可使势”,“如今论甚天理?有钱者生,无钱者死”。作品具体描写了江南农村的破落面貌和农民的贫困,揭露沉重的赋税给人民带来的灾难。书中写了许多杀人谋财、设局诈骗,充分反映出社会黑暗污浊。还揭露了残酷的高利贷剥削,利息都超过五分,逼得借贷者家破人亡。书中对明代蓄奴盛行、奴婢地位低下有大量描写,主人不仅可以任意打骂凌辱奴婢,甚至可以随意打死,“家主打死义男也没甚事”。在第二十回中,还描写到“扬州地方人家都养瘦马”,把被拐卖来的小女孩养大,教会歌舞,然后公开拍卖,揭露了惨无人道的人口交易。二是关注伦理道德问题,出于劝戒目的,作品中既多说教之词,而且其内容也多是直接劝戒的。仅从回目看,“烈士”、“贞女”、“孝子”、“忠臣”、“节妇”等称呼比比皆是,“不背君”、“不辱父”、“一死曲伸国法”、“片肝顿苏祖母”、“孝子生还老母”、“孝子逢亲”、“忍死殉夫”、“老仆守义”、“抒忠靖贼”、“不乱坐怀”等赞语连篇累牍。作者之兄陆云龙在回前叙引,回末评语中,也赞扬书中人物能“以为世型”,是“闺中女范”等。第四回歌颂十四岁的女孩割臂肉为祖母治病,这本已是割股疗亲的至孝,作者还让小女孩再割肝疗救祖母,并赞道:“割股人曾见,剖肝古未闻。孝心真特异,应自感神明。”硬是要创造“古未闻”的孝女榜样来教诫“千经万典,孝义为先”。第十回写烈妇要殉夫,其母不仅赞同她殉夫,而且在女儿夜起自缢,“咽喉间气不达,拥起来,吼吼作声”之时,其母听到,“却推做不听得,把被来狠狠的嚼”。如此“割爱成女”,冷酷得令人毛骨悚然,而作者却还赞其为“贤嫗”!其中描写的人物,甚至超过了传统礼教宣扬的封建伦理典范。这些应该是落后于“三言二拍”的东西。

第一回 烈士不背君 贞女不辱父

不就叹南风，徒抒捧日功。
坚心诚似铁，浩气欲成虹。
令誉千年在，家园一夕空。
九嶷遗二女，双袖湿啼红。

大凡忠臣难做，只是一个身家念重，一时激烈，也便视死如归，一想到举家戏辱，女哭儿啼，这个光景难当，故毕竟要父子相信。像许副使逵，他在山东乐陵做知县时，流贼刘六、刘七作反，南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、湖广府州县官，或死、或逃，只有他出兵破贼，超升金事，后转江西副使。值宁王谋反，逼胁各官从顺，他抗议不从，道：“天无二日，民无二王。”解下腰间金带打去，众寡不敌，为宁王所擒，临死时也不肯屈膝。此时他父亲在河南，听得说江西宁王作乱，杀了一个都堂，一个副使。他父亲道：“这毕竟是我儿子。”就开丧受吊，人还不肯信他，不期过了几时，凶报到来，果然是他死节。又如他同时死的是孙都堂燧。他几次上本，说宁王有反谋，都为宁王邀截去了。到了六月十三日，宁王反谋已露，欲待除他，兵马单弱，禁不得他势大；欲待从他，有亏臣节，终夜彷徨。在衙中走了一夜，到五更，大声道：“这断不可从。”此时他已将家眷打发回家，只剩得一个公子、一个老仆在衙内。孙都堂走到他家房里道：“你们好睡，我走了一夜，你知道么？”公子道：“知道。”孙都道：“你知道些甚么？”公子道：“为宁王的事。”孙都道：“这事当什么？”公子道：“我已听见你说从不了，你若从时我们也不顾你先去。”孙都却也将头点了一点。早间进去。毕竟不从，与许副使同死。忠义之名，传于万古。

若像靖难之时，胡学士广，与解学士缙同约死国，及到国破君亡，解学士着人来看胡学士光景，只见胡学士在那厢问：“曾喂猪么？”看的人来回复。解学士笑道：“一个猪舍不得，舍得性命？”两个都不死。后来解学士得罪，身死锦衣卫狱。妻子安置金齿。胡学士有个女儿已许解学士的儿子。因他远戍，便就离亲，逼女改嫁。其女不从，割耳自誓，终久归了解家，这便是有好女无好父。又像李副都士实，平日与宁王交好，至将反时来召他，他便恐负从逆的名，欲寻自尽。他儿女贪图富贵，守他不许。他后边做了个逆党，身受诛戮累及子孙。这便是有了不肖子，就有不好父母。谁似靖难时，臣死忠，子死孝，妻死夫。又有这一班好人，如方文学孝孺，不肯草诏，至断舌受刖，其妻先自缢死。王修撰叔英的妻女，黄侍中观的妻女，都自溺全节；曾风韶御史夫妻同刖；王良廉使夫妻同焚；胡闰少卿身死极刑，其女发教坊司二

十年，殷形乖面，终为处女。真个是有是父有是子。但中更有铁尚书，挺挺雪中松柏。他有两个女儿莹莹水里荷花，终动圣主之怜，为一时杰出。

话说这铁尚书名铉，河南邓州人。父亲唤做仲名，母亲胡氏，生这铁铉。他为人玮梧卓犖，慷慨自许，善弓马，习韬略。太祖时，自国子监监生除授左军都督府断事。皇侄孙靖江王守谦，他封国在云南，恣为不法，笞辱官府，擅杀平民，强占人田宅子女。召至京勘问，各官都畏缩不敢问。他却据法诘问，拟行削职。洪武爷见他不苟不枉，断事精明，赐他字教做“鼎石”，后来升作山东参政。他爱惜百姓，礼貌士子；地方有灾伤，即便设处赈济，勘抑强暴，不令他虐害小民；生员有亲丧，毕竟捐奉周给。时尝督率生儒做文会、讲会。会中看得一个济阳学秀才，姓高名贤宁。青年好学，文字都是锦心绣肠，又带铜肝铁胆，闻他未娶，便捐俸着济阳学教官王省为他寻亲事。不料其年高贤宁父死，丁忧，此事遂已。铁参政却又助银与营丧葬。在任年余，军民乐业。恰遇明建文君即位，覃恩封了父母，铁参政制了冠带，率领两个儿子福童、寿安，两个女儿孟瑶、仲瑛恭父母。只见那铁仲名受了道：“我受此荣封也是天恩，但我老朽不能报国，若你能不负朝廷，我享此封诰也是不愧的。”铁参政道：“敢不如命。”本日家宴不题。

在苒半年，正值靖难兵起。朝廷差长兴侯耿炳文领兵征讨，着他管理四十万大军粮草，他陆路车马搬运，水路船只装载，催趲召买。民也不嫌劳苦，兵马又不缺乏。后来长兴侯战败，兵粮散失，朝廷又差曹国公李景隆，督兵六十万进征。他又多方措置，支給粮草，又道济南要地，雇请民夫，将济南城池筑得异常坚固，挑得异常深阔。不料李景隆屡次战败，在白沟大为永乐爷所破。此时铁参政正随军督粮，也只得南奔。到临邑地方，遇着赞画旧同僚，五军断事高巍，两个相向大哭。时正端午，两个无心赏午，止计议整理兵马固守济南。正到济南，与守城参将盛庸，三人打点城守事务。方完，李景隆早已逃来，靖难兵早已把城围得铁桶相似。铁参政便与盛参将背城大战，预将喷筒裹作人形，缚在马上。战酣之时点了火药赶入北兵阵中。又将神机铳、佛狼机随火势施放，大败北兵。永乐爷大恼，在城外筑起高坝，引济水浸灌城中。铁参政却募善游水的人，暗在水中撬坝堤岸，水反灌入北兵营里。明永乐爷越恼，即杀了那失事将官，从新筑坝灌城，弄得城中家家有水，户户心慌。那铁参政与盛参将，高断事分地守御，意气不挠，但水浸日久，不免坍塌。铁参政定下一计，教城上插了降旗，分差老弱的人到北营说，力尽情愿投降。却于瓮城内掘下陷坑，城上堆了大石，兵士伏于墙边，高悬阌板，只要引永乐爷进城，放下阌板，前有陷坑矢石，后又有阌板，不死也便活捉了。曹国道：“奉旨不许杀害，似此恐有伤误。”铁参政道：“阌外之事专之可也。”议定。只见成祖因见累年战争，止得北平一城，今喜济南城降，得了一个要害地方，又得这干文武官吏兵民，不胜欣喜。便轻骑张着羽盖进城受降。刚到城下，早是前驱将士多搬下陷坑，成祖见了，即策马跑回城头上。铁参政袍袖一举，刀斧齐下，恰似雷响一声，阌板阌下。喜成祖马快，已是回缰。打不着。反是这一惊，马直擗起，没命似直跑过吊桥。城上铁参政叫放箭，桥下伏兵又起，成祖几乎不保，那进得瓮城。这干将士已自都死在坑内了。正是：

不能附翼游天汉，赢得横尸入地中。

成祖大恼，吩咐将士负土填了城河，架云梯攻城。谁知铁参政知道，预备撑竿，云梯将近城时，撑竿在城垛内撑出，使他不得近城。一边火器乱发，把云梯烧毁。兵士跌下。都至死伤。成祖怒极道：“不破此城，不擒此贼，誓不回军。”北将又置攻车，自远推来城上，所到砖石坍落。铁参政预张布幔。当他车遇布就住，不得破城。北将又差军士顶牛皮，抵上矢石，在下挖城。铁参政又将铁索悬铁炮在上碎之，相持数月。北军乃做大炮，把大石炮藏在内，向着城打来，城多崩陷。铁参政计竭，却写“太祖高皇帝”神牌挂在崩处，北兵见了，无可奈何，只得射书进城招降。其时高贤宁闻济南被围，来城中赴义，也写一篇《周公辅成王论》，射出城去。大意道：“不敢以功高而有藐孺子之心，不敢以尊属有轻天子之意。爵禄可捐寄以居东之身，待感于风雷，兄弟可诛。不怀无将之心，擅兴夫斨斧，诚不贪一时之富贵，灭千古之君臣。”成祖见了却也鉴赏他文词。此时师已老，人心懈弛。铁参政又募死士，乘风雨之夕，多带大炮来北营左侧施放，扰乱他营中。后来北兵习做常事，不来防备，他又纵兵砍入营，杀伤将士。北兵军师姚广孝在军中道：“且回军。”铁参政在城上遥见北军无意攻城，料他必回，忙拣选军士，准备器械粮食，乘他回军，便开门同盛总兵一齐杀出，大败北兵，直追到德州，取了德州城池。朝廷论功，封盛总兵为历城侯，充平燕将军。铁参政升山东左布政使，再转兵部尚书，参赞军务，召还李景隆。

盛总兵与铁尚书，自督兵北讨。十二月与北兵会在东昌府地方。盛总兵与铁尚书先杀牛酿酒，大开筵席犒将士。到酒酣痛哭，劝将士尽力报国，无不感动。战时盛总兵与铁尚书分做两翼屯在城下，以逸待劳。只见燕兵来冲左翼，盛总兵抵死相杀，燕兵不能攻入，复冲中军，被铁尚书指挥两翼，环绕过来。成祖被围数重，铁尚书传令，拿得燕王有重赏。众军尽皆奋勇砍杀，北将指挥张玉力护成祖，左右突围，身带数十箭，刀枪砍伤数指，身死阵中。真是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燕兵退回北平。三月又在夹河大战，盛总兵督领众将庄得等戮力杀死了燕将谭渊，军声大振。不料角战之时，自辰至未，胜负未定。忽然风起东北，飞沙走石，尘埃涨天，南兵逆风，咫尺不辨，立身不住。北兵却乘风磊呼纵击。盛总兵与铁尚书俱不能抵敌，退保德州。后来北兵深入，盛总兵又回兵徐州战守。铁尚书虽在济南，飞书各将士要攻北平，要截他粮草，并没一人来应他。径至金川失守，天下都归了成祖。当时文武都各归附，铁尚书还要固守济南以图兴复，争奈人心渐已涣散。铁尚书全家反被这些贪功的拿解进京。

高秀才此时知道，道：“铁公为国尽力最深，触怒已极，毕竟全家不免，须得委曲救全得他一个子嗣，也不负他平日赏识我一场。”弃了家，扮做个逃难穷民，先到淮安地方，在驿中得他几个钱与他做夫。等了十来日，只见铁尚书全家已来，他也不敢露头面，只暗中将他小公子认定，夜间巡逻时，在后边放上一把火，趁人嚷乱时，领了他十二岁小公子去了。这边救灭火，查点人时，却不见了这个小孩子，大家道想是烧死了，去寻时又不见骨殖。有的人又解说道：“骨头嫩，想都烧化了。”铁尚书道：“左右也是死数，不必寻他。”这两位小姐也便哭泣一场。管解的就朦朧说中途烧死，只将铁尚书父母并长子、二女一行解京，

却说高秀才把这小公子抱了便跑走了，这公子不知甚么事，只见走了六七里，到了一个旷野之地，放下道：“公子，我便是高贤宁，是你令尊门生，你父亲被拿至京

必然不免，还恐延及公子我所以私自领你逃走，延你铁家一脉。”铁公子道：“这虽是你好情，但我如今虽生向何处投奔，不若与父亲姐妹死做一处倒好。”高秀才道：“不是这样说，如今你去同死，也不见你的孝处，何如苟全性命，不绝你家宗嗣，也时常把一碗羹饭祭祖宗父母，使铁氏有后，岂不是好。”铁公子哭了一场，两个同行，认做了兄弟。公子道：“哥哥，我虽盼你苟全，但不知我父亲、祖父、母、兄、姐此去何如？怎得一消息。”高秀才道：“我意愿盗了你出来，次后便到京，看你父亲，因一时要得一个安顿你身子人家，急切没有，故未得去。”公子道：“这却何难，就这边有人家，我便在他家佣工，你自可脱身去了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你怎吃得这苦。”两个计议，就在山阳地方寻一个人家。行来行去，天晚来到一所村庄。

朗朗数株榆柳，疏疏几树桑麻。低低小屋两三间，半瓦半茅矮矮土墙四五尺，不泥不粉。两扇柴门扃落日，一声村犬吠黄昏。

两个正待望门借宿，只见呀一声门响，里面走出一个老人家，手里拿着一把瓦壶儿，想待要村中沽酒的。高秀才不免向前相唤一声道：“老人家拜揖，小人兄弟是山东人。因北兵来，有几间破屋儿都被烧毁，家都被掳掠去了，只剩下个兄弟，要往南京去投亲，天晚求在这厢胡乱借宿一宵。”只见那个老人道：“可怜是个异乡避难的人，只是南京又打破了，怕没找你亲戚处哩。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。只是家已破了，回不得了，且方便寻个所在，寄下这兄弟，自己单身去看一看再处。”老人道：“家下无人，只有一个儿子金去从军，在峨嵋山大战死了。如今只一个老妻，一个小女儿，做不出好饭来吃，若要借宿，谁顶着房儿走，便在里面宿一宵。”两个到了里边，坐了半晌。只见那老儿回来，就暖了那瓶酒，拿了两碟腌葱、腌萝卜放在桌上，也就来同坐了。两边闲说，各道了姓名。这老儿姓金名贤。高秀才道：“且喜小人也姓金，叫做金宁。这兄弟叫做金安。你老人家年纪高大，即没了令郎，也过房一个，服侍你老景才是。”老人道：“谁似得亲生的来。”高秀才道：“便雇也雇一个儿。”老人道：“哪里闲钱？”说道。看铁公子道：“好一个小官儿，甚是娇嫩，怎吃得这风霜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正是。也无可奈何，还不曾丢书本儿哩。”老人道：“也读书？适才听得客官说要寄下他，往南京看个消息，真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是真的。”老人道：“寒家虽有两亩田，都雇客作耕种，只要时常送送饭儿，家中关闭门户。客官不若留下他在舍下，替就老夫这些用儿，便在这里吃些家常粥饭，待客官回来再处，何如？只是出不起雇工钱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谁要老人家钱。便就在这里伏侍老人家终身吧。”只见老人家又拿些晚粥出来吃了，送他一间小房歇下。高秀才对铁公子道：“兄弟幸得你有安身之处了，此去令尊如有不幸，我务必收他骸骨，还打听令祖父母、令兄、令姊消息来复你。时日难定，你可放心在此，不可做出公子态度，又不可说出你的根因惹祸。”一个说，一个哭，过了一夜。次早，高秀才起来，只见那老人道：“你两人商量的通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只是累你老人家。”便叫铁公子出来，请妈妈相见拜了，道：“这小子还未大知人事，要老奶奶教导他。”老妈妈道：“咱没个儿，便做儿看待，客官放心。”高秀才又吃了早饭，作谢起身，又吩咐了铁公子才去。正是：

已嗟骨肉如萍梗，又向天涯话别离。

高秀才别了铁公子，星夜进京。

此时铁尚书已是先到，向北立不跪。成祖责问他在济南府用计图害，几至杀身。铁尚书道：“若使当日计成，何有今日，甚恨天不祚耳。”要他一见面，不肯。先割了鼻，大骂不止。成祖着刚在都市。父亲仲名安置海南，子福童戍金齿，二女发教坊司。正是：

名义千钧重，身家一羽轻，
红颜嗟薄命，白发泣孤征。

高秀才闻此消息，迳来收他骸骨，不料被地方拿了，五城奏闻。成祖问：“你甚人？敢来收葬罪人骸骨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济阳学生员，曾蒙铁铉赏拔，今闻其死，念有一日之知，窃谓陛下自诛罪人。臣自葬知己，不谓地方，遽行擒捉。”成祖道：“你不是做《周公辅成王论》的济阳学生员高贤宁么？”高秀才应道：“是。”成祖道：“好个大胆秀才，你是书生，不是用事官员，与奸党不同，作论是讽我息兵，有爱国恤民的意思，可授给事中。”高秀才道：“贤宁自被擒受惊，得患怔忡，不堪任职。”成祖道：“不妨，你且调理好了，任职出朝。”有个朋友姓纪名纲，见任锦衣指挥，见他拿在朝中时，为他吃了一惊。见圣上与官不受，特来见他，说：“上意不可测，不从恐致召祸。”高秀才道：“君以军旅发身，我是个书生，已曾食廩，于义不可。君念友谊，可为我周旋。”他又去送别铁尚书父母、儿子。人晓得成祖前日不难为他，也不来管。又过了几时，圣上问起，得纪指挥说果病怔忡。圣上就不强他，他也不复学，只往来山阳、南京，看他姊妹消息不题。

话说铁小姐圣旨发落教坊，此时大使出了收管，发与乐户崔仁，取了领状，领到家中。那龟婆见了，真好一对女子，正是：

蓬岛分来连理枝，妖红媚白压当时。
愁低湘水暮山碧，泪界梨花早露垂。
幽梦不随巫峡雨，贞心直傲柏松姿。
闲来屈指谁能似，二女含颦在九疑。

那度婆满心欢喜，道：“好造化！从天掉下这一对美人来，我家一生一世吃不了。”叫丫鬟拾下一所房子，却是三间小厅，两壁厢做了他姊妹卧房，中间做了客座。房里摆列着锦衾、绣帐，名画古炉，琵琶、弦管，天井内摆列些盆鱼、异草、修竹、奇花。先好待他一待，后边要他输心依他。只见他姊妹一到房中，小小姐见了道：“姐姐，这岂是我你安身之地？”大小小姐道：“妹妹，自古道：‘慷慨杀身易，从容就死难’。发我教坊，正要辱我们祖父。我偏在秽污之地竟不受辱，教他君命也不奈何我，却不反与祖父争气。”两个便将艳丽衣服、乐器、玩物都堆在一房。姊妹两个同在一房，穿了些缟素衣服，又在客座中间立一纸牌。上写：

明忠臣兵部尚书铁府君灵位。

两个早晚痛哭上食。那度婆得知，吃了一惊。对龟子道：“这两个女人生得十分娇媚，我待寻个舍钱姐夫与他梳梳，又得几百金，到后再寻个二姐夫，也可得百十两。不料他把一个爹的灵位立在中间，人见了岂不恶厌？又早晚这样哭，哭坏了，却也装不架子起，骗得人钱。”龟子道：“他须是个小姐性儿，你可慢慢搓挪他。”那度婆只到那厢去安慰他，相叫了道：“二位小姐，可怜你老爷是个忠臣受枉，连累了二位，落在我们门户人家，但死者不可复生，二位且省些愁烦，随乡入乡，图些快乐，不要苦坏身子。”那二位小姐只不做声，后边又时常着些妓女，打扮得十分艳丽，来与他闲话，说些风情。有时说道：“某人财主惯舍得钱，前日做多少衣服与我，今日又打金簪、金镯，倒也得他光辉。”有时道：“某人标致，极会帮衬，极好德性，好不温存，真个是风流子弟，接着这样人也不枉了。”又时直切到他身上道：“似我这嘴脸尚具有人怜惜，有人出钱。若像小姐这样人品，又好骨气，这些子弟怕不挥金如土，百般奉承。”小姐只是不睬，十分听不得时，也便作色走了开去。

延捱了数月，度婆急了，来见道：“二位在我这厢，真是有屈，只是皇帝发到这厢，习弦子箫管歌唱，供应官府，招接这六馆监生，各省客商。如今只是啼哭，并不留人，学些弹唱，皇帝知道，也要难为我们，小姐也当个抗违圣旨罪名起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们忠臣之女断不失节，况在丧中也不理音乐，便圣上知道，难为我，我们得一死，见父母地下，正是快乐处。”度婆道：“虽只如此，你们既落教坊，谁来信你贞节，便要这等守志，我教坊中也没闲饭养你，朝廷给发我家，便是我家人，教训凭我，莫要鲜的不吃，吃腌的。”大声发付去了，两小姐好不怨苦。他后边也只是粗茶淡饭，也不着人服侍，要他们自去搬送。又常常将这些丫头起水，叫骂道：“贱丫头，贱淫妇，我教坊里守甚节，不肯招人，倒教我们挣饭与你吃。”或时又将丫头们剥得赤条的将皮鞭毒打。道：“奴才，我打你不得？你不识抬举，不依教训，自讨下贱。”明白做个榜样来逼迫，铁小姐只是在灵前痛哭。度婆又道：“这是个乐地，噯甚么？奚落年余，要行打骂，亏的龟子道：“看他两个执性，是打骂不动的，若还一逼，或是死了，圣上一时要人怎生答应。况且他父亲同僚亲友还有人，知道我们难为他，要来计较也当不起，还劝他的是，若劝不转，他不过吃得我碗饭，也不破多少钱讨他，也只索罢了。”度婆也只得耐了火性。两年多，只得又向他说：“二位在我这教坊，已三年了，孝也满了，不肯失身，我也难强，只是我门户人家，日趁日吃，就是二位日逐衣食，教我也供不来，不若暂出见客。得他怜助，也可相帮我们些，不辜负我们在此伏侍你一场；或者来往官员，有怜你守节苦情奏闻圣上，怜放出得教坊也是有的事，不然老死在这厢，谁人与你说清。”果然两小姐见他这三年伏侍，也过意不去。道：“若要我们见客，这断不能，只我们三年在此累你，也曾做下些针指，你可将去货卖，偿你供给。”他两个每日起早睡晚，并做女工，又曾做些诗词。尝有人传他的《四时词》：

《春词》

翠眉慵画鬓如莲，羞见桃花露小红。
遥想故园花鸟地，也应芳草日成丛。
满径飞花欲尽春，飘扬一似客中身。

何时得逐天风去，离却桃源第一津。

《夏词》

柳梢莺老绿阴繁，暑逼纱窗试素纨。
每笑翠筠辜劲节，强涂剩粉倚朱栏。
亭亭不带浮沉骨，莹洁时坚不染心。
独立波间神更静，无情蜂蝶莫相侵。

《荷花》

泪浥容偏淡，愁深色减妍。
好将孤劲质，独傲雪霜天。

《梅花》

霜空星淡月轮孤，字乱长天破雁雏。
只影不知何处落，数声哀怨入苇芦。
轻风簌簌碎芭蕉，绕砌蛩声倍寂寥。
归梦不成天未晓，半窗残月冷花梢。

《秋词》

强把丝桐诉怨情，天寒指冷不成声。
更饶泪作江水落，滴处金徽相向明。
如絮云头剪不开，扣窗急雪逐风来。
愁心相对浑无奈，乱拨寒炉欲烬灰。

当时他两姊妹虽不炫才，外边却也纷纷说他才貌，王孙公子那一个不羡慕他，便是千金也不惜。有一个不识势的公子，他父亲是礼部尚书，倚着教坊是他辖下，定要见他。鸨儿再三回复不肯。只见一个帮闲上舍白庆道：“你这婆子不知事体，似我这公子，一表人才，他见了料必动情招接，你再三拦阻，要搭架子起大钱么？这休想。”只见这公子也便发恶道：“这婆子可恶，拿与太使，先拶他一拶。”这鸨儿惊得不做声，一起趑趄进去，排门而入。此时他姊妹正在那边做针指，见一个先蓦进来：

玄絮巾垂玉结，白纱袜衬红鞋。薄罗衫子称身裁，行处水沉烟霭。未许文章领袖，却多风月襟怀。朱颜绿鬓好乔才，不下潘安丰采。

侧边陪着一个：

矮巾笼头八寸，短袍离地尺三。旧袖新梁作天蓝，帮衬许多模样。两手紧拳如缚，双肩高耸成山。俗谭信口极腌臢，道是在行白想。

那白监生见了，便拍手道：“妙，妙！真是娥皇、女英。”那公子便一眼钉个死，口也开不得。这些家人见了，也有咬指头的，也有喝彩的。大小姐红了脸，便往房里躲，小小姐坐着不动身，道：“你们不得啰唆。”白监生道：“这是本司院里，何妨。”小姐道：“这虽是本司院，但我们不是本司院里这一辈人。”白监生道：“知道。你是尚书小姐，特寻一个尚书公子相配。”小姐道：“休得胡说，便明圣上也没奈何我，说甚公子。”白监生道：“你看这一表人才，也配得你过，不要做腔，做了几遍腔，人就老了。”小小姐听了大恼，便立起身也走向房中，把门扑地关上。道：“不识得人的蠢才，敢这等无礼。”这些家人听了，却待发作，那白监生便来兜收道：“管家，这事使不得势的，下次若来，他再如此，扞他的毛，送他到礼部，撈上一撈，尿都撈他的出来。”却好鸨儿又来撮撮哄哄，出了门去。那小姐对妹子道：“我两人忍死在此，只为祖父母与兄弟远戍南北，欲图一见，不期在此遭人轻薄，不如一死，以得清白。”小小姐道：“不遇盘根错节，何以别利器。正要令人见我们不为繁华引诱，不受威势胁迫，如何做匹妇小谅。如这狂且再来，妹当手刃之，也见轰烈，姐姐不必介意。”正说之间，鸨儿进来道：“适才是礼部大堂公子，极有钱势，小姐若肯屈从，得除教坊的名也未可知，如何却恼了他去，日后恐怕貽祸老身。”铁小姐道：“这也不妨，再来我自有处。”正是：

已拼如石砺贞节，一任狂风拥巨涛。

不隔数日，那公子又来。只见铁小姐正色大声数他道：“我忠臣之女，断不失身。你为大臣之子，不知顾惜父亲官箴，自己行检，强思污人。今日先杀你，然后自刎，悔之晚矣。那公子欲待涎脸，却陪个不是馅进去，只见他已掣刀在手。白监生与这些家人先一哄就走，公子也惊得面色皆青，转身飞跑，又被门槛绊了一跤，跌得嘴青脸肿。似此名声一出，那个敢来？三三两两都把他来做笑话，称颂两小姐好处。又况这时尚遵洪武爷旧制，教坊建立十四楼。教做：

来宾 重译 清江 石城 鹤鸣 醉仙 乐民
集贤 讴歌 鼓腹 轻烟 淡粉 梅妍 柳翠

许官员在彼饮酒，门悬本官牙牌，尊卑相避。故院中多有官来，得知此事。

也是天怜烈女，与他机会。一日成祖御文华殿，锦衣卫指挥纪纲已得宠，站在侧边。偶然问起：“前发奸臣子女在锦衣卫浣衣局，教坊司各处，也还有存的么？也尽心服役，不敢有怨言么？”纪纲道：“谁敢怨明圣上。”成祖道：“在教坊的，也一般与人歌宿么？”纪纲道：“与人歌宿的固多，闻道还有不肯失身的。”成祖道：“有这等贞洁女，却也可怜，卿可为我查来。”纪纲承旨回到私御。只见人报高秀才来见。这高秀才就是高贤宁，他先时将铁尚书伏法与子女、父母遣谪，报与铁小公子，不胜悲痛。因金老爱惜他，要他在身边作子，故铁公子就留在山阳。高秀才就在近村处个

蒙馆，时来照顾。后边公子念及祖父母年高，说：“父亲既没，不能奉养，我须一往海南省视，以了我子孙之事。”金老苦留不定。高秀才因伴他到南京分手，来访两小姐消息，因便来见纪指挥。纪指挥忙教请进相见。见了，叙寒温。纪指挥说自己得宠，圣上尝向他询问外间事务，命得缉防事件，因说起承命查访教坊内女子事。高秀才便叹息道：“这干都是忠臣，杀他一身够了，何必辱及他子女，使缙绅之女为人淫污，殊是可痛！今圣上有怜惜之意，足下何不因风吹火，已失身的罢了，未失身的为他保全，也是阴鹭。”纪指挥道：“我且据实奏上，若有机括，也为他方便。”因留高秀才酌酒，又留他宿在家中。次日纪指挥自家到坊中查问，有铁家二小姐、胡少卿小姐尚不失身。纪指挥俱教来，因问她怎不招人。小姐含泪道：“不欲失身以辱父母。”其时胡少卿女故意髡发跣足，以烟煤污面，自毁面目，铁氏小姐虽不妆饰，却也在其天然颜色。光艳动人。纪指挥道：“似你这样容貌，若不事人，也辜负了你。三人也晓得做甚诗么？”胡小姐推道：“不会。”铁小姐道：“也晓得些，只是如今也无心做它。”纪指挥道：“你试一作。”只见小小小姐口占一首呈上。道：

教坊脂粉污铅华，一片闲心对落花。
旧曲听来犹有恨，故园归去已无家。
云鬟半挽临妆镜，雨泪空流湿绛纱。
今日相逢白司马，尊前重与诉琵琶。

纪指挥看了称赞道：“好，才不下薛涛。”因安慰了一番。回家与高秀才说及这几位贞节，高秀才因备说铁尚书之忠，要他教脱这二女，纪指挥也点头应承。第二日早朝具奏，因呈上所做诗。成祖看了道：“有这等才貌，不肯失身，却也不愧忠臣之女。卿可择三个士人配与他罢。”纪指挥得旨。到家又与高秀才对酌，因问高秀才道：“兄别来许久，已生有令郎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我无家似张俭，并不娶妻。”纪指挥道：“这样我有一头媒，为足下做了罢。这女子我亲见来，才貌双绝，尽堪配足下。”高秀才道：“流落之人无意及此。”纪指挥道：“‘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’。这亲又不要费半分财礼，我自择日与足下成亲罢。”因自到院中宣了圣谕，着教坊与他除名。因说圣上赐他与士人成婚。铁小姐道：“不愿。”纪指挥道：“女生有家，也是令先公地下之意。况小姐若不配亲，依倚何人？况我为你已寻下一人，是你先公赏识的秀才。他为收你先公骸骨，几乎被刑，也是义士。下官当为小姐备妆奁成婚。”大小小姐又辞。小小小姐道：“既是上意，又尊官主裁，姐姐可依命。”大小小姐道：“骨肉飘零，存二人，若我出嫁，妹妹何依？细思之有未妥耳。不如妹妹与我同适此人，庶日后始得同。”纪指挥道：“当日娥皇、女英曾嫁一个大舜，甚妙！甚妙！”纪指挥就为高秀才租了一个所房屋成亲。高秀才又道：“与铁尚书有师生之谊，不可。”纪指挥道：“足下曾言铁公曾赠公婚资，因守制不娶，他既肯赠婚，若在一女，应自不惜，兄勿辞。”遂择日成了亲，用费都出纪指挥。

三日，纪指挥来贺，高秀才便请二小姐相见。纪指挥道：“高先生豪士，二小姐贞女，今日配偶，可云奇事，曾有诗纪其盛么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没有。”纪指挥道：“小姐多有才，一定有的。”再三请教，小姐乃作一诗奉呈：

骨肉凋残产业荒，一身何忍去归娼。
泪垂玉箸辞官舍，步敛金莲入教坊。
览镜幸无倾国色，向人休学倚门妆。
春来雨露深如海，嫁得刘郎胜阮郎。

纪指挥不胜称赏，去了。铁小姐因问高秀才道：“观君之意，定不求仕进了，既不求仕，岂可在此辇毂之下，且纪指挥虽是下贤，闻他骄恣，后必有祸，君岂可用处堂燕雀？倘故园尚未荒芜，何不同君归耕？”高秀才道：“数日来我正有话要对二小姐讲，前尊君被执赴京，驿舍失火，此时我挈令弟逃窜，欲延铁氏一脉。今令弟寄迹山阳，年已长成，固执要往海南探祖父母，归时于此相会，带令先尊骸骨归葬，故此羁迟耳。”小姐道：“向知足下冒死收先君遗骸，不意复脱舍弟，全我宗祀，我姊妹从君尚难酬德，但不知舍弟何时得来？”高秀才道：“再停数月，一定有消息了。”过了数月，恰好铁公子回来，暗访教坊消息，道因她守贞不屈，已得恩赦，归一秀才。他又寻访，却是高秀才。迨走到高家，却好遇着高秀才，便邀进里边与姊妹相见，不觉痛哭。问及祖父母，道已身故，将他骨殖焚毁，安置小匣，藏在竹笼里带回。两小姐将来供在中堂，哭奠了。又在下忠贞墓侧取了铁尚书骸骨，要回邓州。高秀才道：“二位小姐虽经放免，公子尚未蒙赦，未可还乡。公子在山阳，金老待你有情，不若且往依之，我彼处曾有小馆，还可安身。”高秀才就别了纪指挥，说要归原籍。纪指挥又赠了些盘缠，四个一齐归到山阳。金老见了大喜，也微微知他行径。他女儿年已及笄，苦死要与铁公子。高秀才与二位小姐也相劝，毕了姻。就于金老宅后空地上筑一坟，安葬祖父母及铁尚书骸骨。高秀才也只邻近居住，俩家烟火相望，往来甚密。

向后年余，铁公子因金老已故，代他城中纳粮，在店中买饭吃，只见一个行路的，也在那边买饭吃，两个同坐。那人不转眼把公子窥视，公子不知甚，却也动心，问道：“兄仙乡何处？”那人道：“小可邓州人，先父铁尚书因忠被祸，小弟也充军。今天恩大赦，得命还乡，打这边过。”铁公子知道自己哥子了，故意问道：“家还有甚人？”那人道：“先有一弟，中途火焚了，两个妹子发教坊司，前去望他，道已蒙恩赦配人去了。我也无依，只得往旧家寻个居止。”铁公子道：“兄这等便是铁尚书长公子了，他令爱现在此处，只要一见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怎不要见？”铁公子道：“这等待小弟引兄同往。”铁公子就为他还了饭钱，与他到高秀才家，引他见了姐姐，又弟兄相认了。姊妹们哭了又哭，说了又说，都谢高秀才始终周旋，救出小公子，又收遗骸，又在纪指挥前方便，两小姐出教坊，真是个程婴再见。

后边大公子往邓州时，宗姓逃徙已绝，田产大半籍没在官，尚有些未籍的，已为人隐占，无亲可依，无田可种，只得复回山阳。小公子因将金老所遗田让与哥哥，又为他娶了亲，两个耕种为事。后来小公子生有二子，高秀才道：“不可泯没了金老之义。”把他幼子承了金姓，延他一脉。金老夫妇坟与铁尚书坟并列，教子孙彼此互相祭祀。至今山阳有金、铁二氏，实出一源。

总之天下欲使忠臣斩其祀，故生出一个高秀才；又不欲忠臣污其名，又生这二女。故当时不独颂铁尚书之忠，又且颂二女之烈。又二女之烈，又显得尚书之忠，有以刑家，谁知中间又得高秀才维持调护，忠臣、烈女、义士，真可鼎足，真可并垂不朽。尝作古风咏之：

蚩尤南指兵戈起，义旗靡处鼓声死。
铮铮铁汉据齐鲁，只手欲回天步圯。
皇天不祚可奈何，泪洒长淮增素波。
刎头断舌良所乐，寸心一任鼎镬磨。
山阳义士胆如斗，存孤试展经纶手。
忠骸忍见犬彘饱，抗言竟获天恩宥。
宗枋一线喜重续，贞姬又藉不终辱。
纯忠奇烈世所钦，维持岂可忘高叔。
拈彩笔，发幽独，热血纷纷染简牍。
写尽英雄不朽心，普天尽把芳规勸。

第二回 千金不易父仇 一死曲伸国法

长铗频弹，飞动处，寒铎流雪。青匣中徒作龙吟，有冤茹咽。怨骨沉沉应欲朽，凶徒落落犹同列。猛沉吟怒气满胸中，难摧灭。妻虽少，心冰冽；子虽稚，宗堪接。读书何事，饮羞抱缺，碎击鬣颅飞血雨，快然笑释生平结。便膏身铁钱亦何辞，生非窃。

右(上)调《满江红》

做人子，当父母疾之时，求医问卜，甚到割股，要求他生，及到身死，哀哭号踊，尚且有终天之恨。若是被人杀害，此心当如何悲愤，自然当拼一生，向上司控告。只是近来官府糊涂的多，有钱的便可使钱，外边央一个名色份上，里边或是书吏，或是门子，贴肉搨，买了问官。有势的又可使势，或央求上司吩咐，或央同年故旧关说，劫制问官，又买不怕打、不怕夹的泼皮做硬证，上呼下应，厚贿那件作，重伤报轻伤。在那有人心问官，还葫芦提搁起，留与后人。没人心的反要坐诬，以此誓死报亲仇的，已是吃了许多苦，那没用的，被旁人掇哄，也便把父母换钱，得他些银子也了帐。只有那有志气的，他直行其是，不向有司乞怜。当父亲被害时，岂不难挺剑刃仇。但我身殉父危，想老母无依，后嗣无人，是我一家，赔他一身；若控有司，或者官不如我意，不如当饮忍时饮忍，当激烈时激烈，只要得报亲仇，不必论时先后，是大经纬人。

话说浙江金华府有个武义县。这县是山县，民性犷悍，故招集兵士，多于此处。凡有争竞，使聚族相杀，便有自家中争竞，也毕竟会合亲枝党羽斗殴。本县有个王家，也是一个大族。一个王良，少年也曾读书，不就，就做田庄。生有一个儿子，叫做世名。生得眉清目秀，性格聪明，在外附学读书，十二岁便会做文字，到十七岁，府县俱前取，但道间不录，未得进学。父亲甚是喜他，期他大成。其年他的住屋原是祖遗，侄子王俊是长房，居左，他在右，中间都是合用。王俊有了两份村钱，要行起造，因是合的不能，常叫族长王道来说与他价钱，要他相让。王良道：“一般都是王家子孙，他买产我卖产，岂不令人笑话。幸家中略可过活，我且苦守。”后又央人来说，愿将产换，王良毕竟不肯。成了仇。自古私己的常是齐整，公众的便易塌损，各人自管了各人得分的房屋，当中的用则有人用，修却没人修。王俊暴发财主，甚是修饰体面，如何看得过，只得买了木料，叫些匠人将右首拆造。拆时同梁合柱，将中间古老房屋震塌了。王良此时看见，道：“这房子须不是你一个的，什么把来弄塌了？”王俊道：“这三三百年房子，你不修我不修，自然要塌，关我甚事。”只见泥水定

碾，早已是间半开间，他是有意弄塌，预先造下了。王良见了不胜大怒，道：“这畜生恁般欺人，怎见那半间是你的，你便自做主，况且又多尺余，如今塌的要你造还。”王俊道：“你有力量自造，怎我造赔你。”你一声，我一句，争竞不了。那王良便先动手劈脸一掌。这王俊是个粗牛，怎生忍耐，便是一头把王良撞上一跤。王良气得紧爬起，便拾一根折木椽来打王俊，王俊也便扯一根木梢道：“老人娘贼，故意魔魅我。”也打来，来得快些，早把王良右肩一下。王良疼了一闪，早把手中木椽落下。王俊得手，一连几木梢，先是肋下两下，后来头上一下，早晕在地。他家人并他妻来看，只见头破肋折，已是快恨快待尽，连忙学中叫王世名来。王良止挣得一声道：“儿此仇必报。”早已气绝，正是：

第宅依然在，微躯不可留。

空因尺寸土，尚气结冤仇。

此时世名母子捧着王良尸首，跌天撞地痛哭，指着王俊名儿哭骂，王俊也不敢应，躲在家中。一班助兴的，便劝道：“小官人，不必哭得，到县间去告，不怕不偿命的。”王俊听得慌了，忙去请了族中族长王道，一个叫做王度，村中一个惯处事的单邦，屠利、魏拱一千人来，要他兜收。王道道：“小官，这事差了，叔父可是打得的。如今敌拳身死，偿命说不过的。”魏拱道：“若是这样说，也不必请你来了，还是你与他做主，和一和。”王度道：“一个人活活打死，随你甚人，忍不过，怎止得他？”屠利道：“当今之世，惟钱而已，偿命也无济死者，两边还要费钱，不若多与他些钱财，收拾了罢。”王道道：“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；私和人命，天理上难去。”又一个单邦道：“如今论甚天理，有钱者生，无钱者死。若和，是两利之道。若王大官肯依我们出钱，这便是钱财性命。性命卵袋，我们凭他。”王俊道：“一凭列位。”单邦道：“这等若是王小官不肯，我自有一话说。同去，同去。”一把扯了王道、王度，屠、魏两个随了来。

到王世名家，只见母子正在痛哭，见了王道一干，正待告诉。单邦道：“不消说得，我们亲眼见的。只是闻得你两家要兴讼，故来说。”王世名母亲道：“我正要去告他，他有甚讼兴？”单邦笑道：“他有话道，因屋塌压死，你图赖他，阖家去将他打抢。”王世名道：“这一尺天一尺地，人是活活打死的，怎说得这话？”便痛哭起来。魏拱道：“这原是诬之以理之所有，若差官来相验，房子塌是真，如今假人命常事，人死先打抢一番，官府都知道的。”王世名母亲道：“有这等没天理的，拼老性命结识他。”屠利道：“不要慌，如今亏得二位族长，道天理上去不得。所以我们来处。”王世名道：“正是，二位公公极公道的。”单邦道：“是公道的。七老八十，大热天也没这气力为你府县前走。如今我们商议，你们母子去告，先得一个坐视不救的罪名了；又要盘缠使费，告时他央了人情，争是压死，作处用了钱，报做压死伤，你岂不坐诬？”王世名道：“有证见。”屠利道：“你这小官官，有份上反道是硬证，谁扯直腿替你来？便是你二位族尊也不肯。况且到那检验时，如今初死还好，天色热，不久溃烂，就要剥骨检，筋肉尽行割去，你道惨不惨？”世名听到此两泪交流，魏拱见他，晓得他可以此动，道：“不检不偿，也不止一次，还要蒸骨检哩。”母子二人听得，哭得满地滚去，眼睁睁只看这两个族长，不期他两人听了这片歪语，气得声都不做。单邦道：“如今我们计议，一边折命，一边折钱，不若叫他从重断送，七七做，八八敲，再处些银子义贍

你母子，省得使在衙门中，与你们不是与别人。你们母子出头露面去告一场，也不知官何如，不若做个人情，让他们不是让别人，不然：‘贫不与富斗’，命又不偿得，你母子还被拖死了。”这话，他母亲女流，先是矧了。王世名先是个恐零落父亲尸骸，也便怀疑。屠利道：“你两老人家也做一声，依我只是银子好。”王道道：“父母之仇，也难强你不报的。”魏拱道：“又来撒。”王道道：“只你们母子也要自度力量，怕没有打官司家事，打官司手段。”王度道：“自古‘饶人不是痴’，你也自做主意。”屠利道：“官司断不劝你打。”魏拱道：“命断偿不成，只是‘和为贵’”。单邦道：“和不可强他，只是未到官，两个老人家做得主，是可为得你，还可多处些，到官烧埋有限。”世名母亲听了，便叫世名到房中计议。世名道：“这仇是必报的。”母亲道：“这等不要和了。”世名道：“且与他再处。”世名便走出来说道：“论起王俊亲毆杀我父亲，毕竟告他个人亡家破方了，只是我父亡母老，我若出去打官司，家中何人奉养，又要累各位。”魏拱道：“这决定奉随，只家下离县前远，日逐奉扰不当。”世名道：“如今列位吩咐，我没有个不依的，只凭列位处。父亲我自断送，不要他断送。”魏拱道：“这等才圆活，不要他断送，更有志气。”屠利道：“若不要他断送，等他多出些钱与你罢。”单邦道：“一言已定。去！去！去！”一齐起身，到王俊家来。屠利道：“原没个不爱钱的。”魏拱道：“也亏得单老爹这一片话头。”单邦道：“你帮衬也不低。”只有王道心里暗转，这小枉了读书，父亲被打死便甘心化和了。坐定。王俊慌忙出来道：“如何？”魏拱道：“他甚是不肯。”王俊道：“这等待要去告。”屠利道：“亏单公再三解劝，如今十有八九了。”屠利道：“只是要大破钞。”王俊道：“如今二位伯祖如何张主？”王道道：“我手掌也是肉，手心也是肉，难主持，但凭列位。”魏拱道：“这单老爹出题目。”单邦道：“还是族尊，依我少打不倒。五十两助丧，三十亩田供他子母。”屠利道：“处得极当，处得极当。”王俊道：“来不得。”王度道：“你落水要命，上岸要钱，没一二百金官司。”魏拱道：“王大郎，不要不识俏，这些不够打发件作差使钱。”屠利笑道：“这是单老爹主意，还不知他意下何如？”王俊只得拿出三十两银子，二十两首饰，就写一纸卖田文书。单邦又道：“这事要做得老，这银子与契都放在族长处。一位与屠爱泉去签田、写租契，一位与魏趋之去帮扶王小官人落材烧化，然后交付银产。”王道道：“他有坟地，如何肯烧，只他妻子自行收殓，便无后患了。”魏拱道：“单兄，足下同往王小官处去何如？”单邦道：“这边里递也要调停，不然动了飞呈，又是一番事了。”果然分头去做。

王道长与魏拱到王世名家，世名原无心在得财，也竟应了。王道道：“有这样小官，再说两句也可与你多增几两银子。”魏拱也心里道：“这是见财慌的。”世名自将已货，将父亲从厚收殓。两个族长交了银产，单邦收拾里邻，竟开了许多天窗。后边王俊捐出百金谢他们一干；单邦得了四十两，魏、屠也各得银十五两，王道与王度不收。乡里间便都道：“只要有钱，阿叔也可打杀的。”也都笑王世名柔儒。不知王世名他将银子与契俱封了，上边写得明白，交与母亲收执。私自画一轴父亲的神像，侧边画着自己形容，带着刀站立随了。三年之间，宁可衣贫食淡，到没银子时，宁可解当，并不动王俊一毫银子。每年收租都把来变了价封了。上边写某年某人还租几石，卖价几两，一一交与母亲。

痛切思亲瘦骨岩，几回清泪染青衫。